

茶水间

□杨玉莲

茶水间，不大。小小的几间嵌在公司某几个角落，一扇红棕色的门隔开了商业的光鲜与生活的黑白。无数次“吱呀”声开启沉睡的大门，唯一不变的便是我一如既往的步履匆匆。

我不禁感叹茶水间的自私。空间狭窄且密闭，生怕挤了桌椅，脏了空气。仅是三两人片刻停留之地，又在墙上贴着醒目且有着各种不同颜色、不同笔迹的注意事项，提醒着来者务必遵守。同事们用着最舒适的姿势，以吞咽声中的三言两语撕开沉寂的空气，你一言，我一语，就这样耗尽了短暂的休息时间。

我的一天，从走进茶水间开始。“啪”的一声点亮黑暗，打开水龙头，洗干净茶杯，再在水壶中装满清水。偶见拿着煎饼吃着早餐看着视频的同事，眼角的欢畅与满足写下了这或许是她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。就这样匆匆问了声好，又匆匆拿着水壶走回办公室。我按下电源，在沸腾的水煮声中，开启了新

的一天。

在这个茶水间里，不大的桌面上整齐地摆放了五颜六色的水杯。每天都有各色的便当盒，里面不知装上了怎样精心烹制的爱？微波炉的温度暖了肠胃，水池的清凉洗了疲惫，热水的甘甜解了乏味。一到饭点，便是饭食的温暖鲜甜的气味。一天中午，我因急着洗手，一不小心踏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
没有微波炉，也没有饮用水。这是另一个茶水间，或者称不上是茶水间，因为改造而勉强成为了一个供人歇脚的地方。时常是黑暗的，时常是安静的。毛巾可爱而干净，三两个水杯并肩站着。有梳子，有肥皂，用来打扫的清洁工具乖乖地、整齐地摆放着。习惯了这样的布局与安静，当我推开紧闭的棕色大门，一股奇香的味道冲入鼻中。经过短暂的判断，这是泡面的味道。

突如其来的闯入似乎打扰了保洁阿姨的午饭时间。我拧开水龙头，哗哗的流水声中打破了沉默。“阿姨吃的是方便面？”我略带尴尬没头没脑地跑出

了一句。“是啊，今天没有胃口，吃饭还迟。”她浓重的口音里带着轻微的咀嚼声，侧过身来和我说话。有些卷，夹杂着白发，扎得很低的辫子松松地搭在背上，米黄色的工作服更显环境的昏黄与安然。

“听您的口音，不像是南京人啊？”我关掉水龙头转过身去。“是安徽阜阳的，”她用叉子卷起淡黄色的面条细细地吞咽着，接着说：“没有文化只能干保洁了，你说对不对？”我听到她的口中嚼着些许无奈与孤独一起咽进了胃里。当我不知如何回答时，她问道：“快一点了，你吃饭了没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似乎解脱了什么，匆匆忙忙地说道：“阿姨，那我先去吃饭了。”她冲我笑了笑，点了点头，又转过身在饭盒里轻搅着已经吸干汤汁的面条。

我轻轻合上了那扇贴着“Disabled”标志（残疾人卫生间）的棕红色大门，将泡面的奇香与清洁用品的特殊气味一同锁在那小小的空间里。

一扇门，两个世界。

微观

○ ○ ○

回忆
婷婷

阳光灿烂的午后，和密友聊起几年前一起到厦门玩。两人回忆半天都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去的，旅途中许多愉快的细节也变得模糊不清，感慨不已。

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似乎记性开始变差了，许多在脑海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经历都在慢慢淡忘。以前明明把美好生活全靠回忆拼凑这样的话挂在嘴边。

讨论过后，我们达成了新的共识。之所以回忆发生功能性障碍，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然生活在美好中，生活太精彩充实以至于无暇顾及过往。

人生中的某个阶段，我们靠回忆支撑生活，大抵是因为那时的我们过得并不怎么好。

后半生
阿人

打电话给妈，本想问问她中午吃什么。电话那头一片凌乱，没说两句就挂了。奶奶老家院子里的呱巴伯伯走了。他终身单身，奶奶去世时，他帮了很多忙。今天我们全家都去给他帮忙，都去参加他的葬礼。奶奶在世时是最重视这个礼节的。至此，那个四合院的老人，几乎都走完了。我们每个人都要被迫经历两段人生：不断参加婚礼的前半生，和不断参加葬礼的后半生。

家庭会议
宁

爸妈出去旅游，刚刚和他们通电话，聊着聊着变成家庭会议。老妈吐槽老爸生活不拘小节，我知道老爸今天又“挨批”了。老妈说，生气的就是老爸屡教不改。于是我教育我妈，这些无伤大雅，人无完人，你批评老爸，他不开心，你可以换一种温柔的方式指出，说不定你一改变，老爸也听得进去了。老妈开始是反驳，说要老爸先改，再后来决定听我的。我说着说着，鼻子竟然说酸了。时间让子女变成了一面镜子。我也应该感谢有这样传统又开明的父母，让我在拘束中不失自由。

分别心
柏邦妮

今天和闺蜜一起聊天儿，说起来有的会把朋友定时掂量，留下最优秀最聪明最有益的，然后清除其他。这也是一种势利吧？一种精英主义的势利。闺蜜说，她的手机里存有小时工阿姨，卖菜的大妈还有我们，都是生活里帮过她的温暖的存在。对朋友，也不要再有“分别心”。我很喜欢她说的，我们是一种人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流水人家 万泽慧 摄

登山

□洪艳

周末带着四岁的儿子第一次爬山。本以为爬一会儿等他走不动就回去，没想到他牵着我们的手，走走停停一直没说放弃，一次也没闹着要抱。

喘着气看着山顶近在眼前是最累的时候，他爸爸牵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旁边常常会有喘气休息的游人议论：“你看这小孩，太不起了”“你怎么知道全是你自己走的呢”……这些议论听听即可，我只为儿子感到骄傲。

站在山顶，儿子说：“妈妈，这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了吧？”休息完毕，和儿子商量再一起下山，没想到他痛快地答应了。

他边走边说：“妈妈，上山容易下山难。老师的说，不注意就会滚下去。”“我们慢慢下。”下着下着，我的小腿开始酸痛，开始担心他的腿，每次问他总是回答不疼。有时台阶太多了，我们就一人一边带着他“飞”下去，边走边和他讲这座山的历史，以前是干什么用的。

快到终点时，我们表扬他今天的表現完美，这样就叫坚持，虽然很累，但靠自己爬到了山顶，看到了最美的风景。他听完也觉得自己很棒，脚步更雀跃了。

儿子，希望你的记忆里会留下这第一次的登顶。

但愿扁担似流水

□唐昕茹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我吃力地从满是霉斑和油渍的书页上辨认出每一个字。这是幼时奶奶用来教我认字的启蒙读物，被人拿来垫了桌子，面目全非。

“这屋子霉味太大，你先出来。”老爸站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，指尖烟雾缭绕。老爸一直是我心目中孝子的模范代表，奶奶重病那年，推了所有工作在医院里寸步不离。奶奶去世后也几乎每一两个月就开几个小时的车回老家，看望爷爷后，定要再去奶奶坟上呆上一会，和奶奶说说话，年年如是。

“子欲养，亲不在，我真对不起你奶奶。”几乎每年回老家都会听见爸爸这么说。“娘想儿，流水长；儿想娘，扁担长，当儿子的总也回报不了做娘的啊，丫头，平时住校也要多给家里打电话啊。”

心中一震！回想起平日上学时确实很少给家里打电话，是不是妈妈也会守在电话边，想着我，盼着我给她打电话呢？可是我对她的想念呢，恐怕连扁担都比不上，更不足那流水的千分之一了。

去更多地关心父母吧，但愿有朝一日，扁担能似流水长。